



李志強

筆名：李志強

出生：民國五十五年生

學歷：臺灣大學機械研究所

現職：專事創作

曾發表之作品：散文集「甬道」、「流離島影」

獲獎紀錄：聯合報文學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、青年文學創作獎

短篇小說 佳作

壽山公園

創作理念

我喜歡泅泳在文學的海域，追尋那種無限可能的藝術美質；卻總謹慎地將自己的創作落實在人與土地之上，以避免文字成爲一種虛幻的遊戲。當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著、走動著，經歷或見證這個時代某些令人感動、不安和憤懣的人、事時，總將自己的心靈託付給文字，期盼文學這溫柔而善良的種子，有一天，會在人們的心中開出美麗的花朵。

壽山公園

我帶著女友上壽山公園賞夜景。

站在忠烈祠的護欄旁往遠處眺望，整個港都的繁華俗麗盡在腳下閃爍。愛河像一條鑲了晶鑽的銀蟒，從都市峽谷底部蜿蜒著滑入西子灣外的海港。港區帆船雲集，一艘艘船艦泊在船塢裡，隨倒映的波光擺盪著，靜沈沈彷如安眠。

面海的後頭還有一座動物園。黑團團的茂林裡有幾聲淒厲的狼嗥滲透出來，哀哀然宛若嬰啼。路上飆車族不時狂嘯而過，留下陣陣淫聲穢語在夜空裡迴盪。我想起小時候也流行過這種「抓猴」的遊戲，趁情侶們陶醉忘我之際，從樹林裡偷偷跑出來捉弄人。女友膽怯地拉拉我說：「好嚇人哦！」那一聲嬌嗔惹得我心旌意搖，於是我邪邪一笑，趁機將她摟入懷裡親吻。

蟲聲唧唧。巍峨的忠烈祠矗立在墨黑的山頂上，像一團巨大的陰影，正以那熒熒的鬼魅之眼，俯看著底下的莽莽眾生。我驀然想起牆內那些革命先烈的遺照，一張張黑白放大的人物臉孔，宛如陰魂不散的幽靈，排排並列在歷史的迴廊……怒火難耐啊，我拉起女友跨越護欄，避過裡頭那座掛滿靈位和史料照片的幽暗甬道，轉入灌木叢林，一步一步往她幽微的谷底探索下去……啊！一場歡愉的野合戲。

冷不防，一個少年從草叢裡奔出來（喔！那該死「抓猴」的頑童），嚇得女友花容失色。我定睛一瞧，那莫不是我父親嗎？那樣的裝束，那樣的打扮（女友事後說：「好像走錯攝影棚的演員喔！」），我記得多年前曾在照片上看過的。那是某次捉迷藏遊戲中，被我從母親嫁妝櫥的舊衣物堆裡搜出

來的一張老相片。相片裡，父親蹲在某個防空洞口，背後是乾涸的稻田和一大片毫無生氣的雲絮；昏濛濛的雲天裡，有幾架米國轟炸機如鷹盤旋；遠遠的地平線外，一顆顆炸彈像鐵樹開花似的，迸放出滿天的塵霧；父親光著頭，泥著一張臉，黑洞洞的眼瞳裡透著一絲恐懼……

不知道什麼人什麼時候拍的那幀照片，表情竟如此傳神吶；而眼前這個光頭少年，此刻，竟穿著相片裡的對襟短褂、粗布七分褲，明晃晃地站在我的面前。

魅影迷離。時光彷彿凍結了。少年驚恐的表情凝駐在朦朧的光暈裡，像某張歷史圖片從時空的裂縫裡滲漏進來，森森然闖入了我記憶的禁區。

我確切記得：父親該和三伯公去接祖父回家的啊！

那天夜裡，隔壁村的大叔前來傳話，說祖父沒死，卻是躲馬來西亞某個荒島的熱帶雨林裡。後來，被一艘躲避颱風的台灣漁船發現，這會兒，就要載回哈瑪星了。

隔天一早，三伯公立刻整理行囊，不知哪裡借來一匹鐵馬，載著父親一路從學甲踩到高雄碼頭接人。那一年，父親才十一歲吶。我記得父親說，那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，內心興奮極了。他一輩子都不曾走過那麼長遠的路，看過那麼多的汽車和房子；父親甚至輕浮地說，很難想像城市是如此地熱鬧，都市女人是那樣地時髦、嬌媚……當時，我坐在病榻前，望著眼前那個兩眼昏聩、已然瘦成皮包骨的老父，心中著實無法想像；過了幾十年之後，父親竟還記得起這許多細節（尤其是有關女人的記憶？）；正如同我也無法想像：那個在日據時代被徵伏的祖父，如何像魯賓遜一樣，在戰爭過後，獨自在不知名的荒島叢林裡渡過兩年的時光？又如何走狗屎運剛好被行經的漁船發現？

我只能定定地望向他那黑洞般的眼瞳，反覆揣度著人類頹朽的肉體、腦



【短篇小說】

幹的結構和記憶之間的關連……

而眼前這個少年父親，的確以他鮮活的肉體和青春之姿，活在我的面前啊。唯一不變的，是那雙充滿恐懼的眼瞳，彷彿被後頭什麼東西追逐著似的。

遠處城市霓虹閃爍，港區的燈火將夜空染成血一般的紅漬，山後鳥啼咽咽，獸嚎暴躁如鳴雷；父親從密林深處裡奔出來，急促的腳步踩亂了一地野合的人影，匆匆忙忙借我問了上山的路線，轉眼間，又消逝在濃濃的夜霧裡了。我想像他年幼的身影穿越重重樹籬，繞過了背後纏繞著鐵蒺藜的森嚴軍營，是怎樣驚擾了那些被圍困在柵欄裡的動物禽鳥，致使牠們彼此磨蹭著、推擠著，發出那互不信任、吱吱嘎嘎的吼叫聲。

事後，父親說，那天長途跋涉，進高雄時他已經累癱了，對著三伯公直喊餓。人生地不熟的，三伯公頓時也失了主意，只好先到火車站前找人問路。那時候，高雄的氣氛已然不同了。台北的緝煙事件引發民變，形成台灣人和外省阿山對陣。事件擴及中南部，市民攻下監獄和派出所，把繳械的武器集中在高雄第一中學（啊！那是我的高中母校），並成立指揮部，準備派代表和南區軍事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。

時值仲春向晚，城裡風聲鶴唳，人心惶惶。走在大港埔街上，市區方向已聞零星槍響。好心的路人對三伯公說：「那邊危險呀！聽說軍隊準備要殺下來囉……」

處境尷尬，就像電影裡披星戴月、尋找寶藏的主角，前方有猛獸看守，險峻的地勢又充滿危機；但你已沒有後路可退。三伯公塞了顆蕃薯給父親，咬咬牙，自顧自說：「我們得去接人呀！」

行至中正橋頭，街上已是屍橫遍野（父親說話的表情極盡誇張之能事）。市府前的大馬路被封鎖了，居民紛紛掩門閉戶；零星の木柵、沙包、車輛和

燃燒著的櫥櫃傢具，東一塊、西一落地棄置在空蕩的廣場上，整個鹽埕區看不到一個活人蹤影，靜悄悄仿若空城。路旁那些來不及處理的屍體，在烈日的曝曬下，發出中人欲噁的腥臭；鮮血染紅愛河，順著水流一路蔓延到西子灣去了。父親說，他一輩子沒看過這麼慘烈的畫面，剛吃下的那顆蕃薯當場就給吐了出來。

「沒辦法呀！」病榻上的父親使勁地皺了皺眉（我彷彿從他的表情看見當年的三伯公）。路被封死了，他們只得從人家家裡借道。三伯公一手拉著他，一手扛著寶貝鐵馬，跌跌撞撞翻越那運送煤與糖的濱海線鐵道；迎面卻撞見下山掃蕩的軍隊。

那真是一幅驚險的畫面呵，像被放錯頁碼的電影劇本，兩個無關的鄉巴佬誤入千軍萬馬的拍攝現場，卻沒有人及時出來喊「卡」！父親當場閃過一個「完了！」的念頭，就發現自己被圍困在壽山公園腳下。

殺氣騰騰吶，人們傳說鳳山軍和要塞軍東西夾攻，這會兒正要往前鎮、小港的方向殺過去了。那些阿山仔軍人操著沒人聽得懂的缺舌口音，逢人便開火，以致軍隊所到之處哀鴻遍野、血流成河；一時間，父親和三伯公都嚇住了，不知該繼續往前走？還是退回民宅躲避？

夕陽跌落山的虎口，把整個天空染成一片殷紅，遠處槍聲不斷，人們四散奔逃如驚弓之鳥。父親和三伯公困在人群裡，像被洪水沖散的雞鴨牛羊，彼此推擠著、踐踏著，發出歇斯底里的哀鳴。父親說，後來他察覺自己被人群擠入巷弄裡，才回神就發現和三伯公走散了，嚇得他不知所措，一撇嘴，遂放聲痛哭了起來。

父親說，他永遠記得最後的那個畫面：三伯公死勁衝著那輛鐵馬，拼命想往外闖出一條生路；卻一再、一再地被漩渦般的人潮給逼擠了回來。他望見斗大的汗水從三伯公的額上滴滴下來，那張臉，早已扭曲得不成人樣了。

三伯公急得直嚷嚷，也顧不得哈瑪星渡船頭的方向往哪裡去了，唏哩呼嚕丟下鐵馬，便往人堆裡竄逃而去……（父親回憶說，他甚至不曉得三伯公是怎麼回到家的？）

後來，據逃回學甲的父親說，他那時候不知哪來的一股蠻力，逆勢操作，拔腿便往山的方向竄去；途中，他向一戶民家問了路，繞過軍營、樹林和幾座安了高射砲塔的山坳，最後在某個石灰岩洞裡躲了三天。

當晚，父親說他餓昏了，腦袋瓜裡盡想著帶出來的甜甘薯，早忘了不知去向的三伯公；更遑論去哈瑪星接祖父的事了。黑暗中迷迷糊糊作著夢，時睡時醒的，弄得更加餓渴難耐了。好不容易熬了一夜，待到天亮，他才敢出來採野果、獵山雞吃。父親說，他只記得抓到食物後便拼命往肚子裡填，彷彿這輩子不曾如此餓過似的。

（一直要等到好久好久之後，父親才知道：原來這座山就是頂頂大名的「打狗山」吶，當年因替日本昭和太子祝壽，改名「壽山」；後來，又被國民政府以蔣公壽誕為名改稱「萬壽山」……）

那三天裡，父親像個野人似地，他用樹幹磨成的尖矛護身，在迷宮般的夾竹桃林裡尋找出路，卻一次又一次被蕨類、山芋和芒葦密生的莽林所困住。那天，父親躺在病床上，睜著昏耗的老眼悲感地說，沒想到，他自己竟是以這樣的方式經歷了祖父在南洋的蠻荒生活……

而我那個躲在南洋的祖父，終究也沒有回家。事後發現根本就弄錯了，傳話的人許是聽錯了名字；或者壓根兒就沒有這碼子事，他只是把某個相似的姓名和祖籍拼湊在一起，得到一個自以為是的答案而已。

而祖母等不到丈夫，一個兒子又差點失了性命，剛升起的一股希望又陡然墜落谷底，一時哭得昏天曠地、吐血不止，腳下也不良於行了。



後來，族人在田壘邊草草立了個墓碑，找來幾件祖父的衣裳埋成衣冠塚，算是盡了人事。父親在病榻上躺了年餘，從此無法上學，卻瘋狂地迷上地瓜稀飯的滋味。

兩年後，正值時局動盪，大批外省軍民輾轉渡海來台（我女友的父親、母親也在其中，當時他們都還是小孩吶！）。他們流徙了大半神州河山，從上海、青島、重慶、海南各地落戶到台灣，成為不折不扣的難民。一時間，兵慌馬亂，整個台灣彷彿全騷動了起來。父親說，當時他看見那麼多外地人潮從四面八方湧來，乘車的、走路的、扛家當的、攜家帶眷的……以為當局又要來抓人了。於是他二話不說便往防空洞裡躲；躲了一夜不安心，又摸黑回家收拾行李。父親說，說來沒人相信，他竟沿著記憶中的老路，一路迷迷糊糊逃到高雄壽山躲藏。

那時候父親才十三歲啊！難怪日後父親和我那外省籍的女友對話時，總是動不動就突然溫吞、自閉了起來……

我記得第一次帶女友回家時，父親相當高興，一直盛讚女友長得貌美又溫婉，「將來一定是個賢妻良母呵！」父親笑著說；然而當他們倆用完全陌生的語言，努力要迎逢對方的時候，父親頓時便語塞了。之後好長一段時間裡，他只能尷尬地笑著，兩眼直盯著桌上的菜餚，一口一口默默地飲著老酒。

那晚，我摸黑悄悄鑽入女友的身體。隔著薄薄的木板，父親的夢囈和女友歡愉的呻吟交奏成一曲詭魅的音律，致使我心神恍惚，久久都不能挺舉。慌張與羞憤之餘，我趴在女友光潔的肉體上，汗水竟似山泉一樣地泌湧而出……女友瞳孔的倒影中，我恍惚瞥見了驟雨叢林裡的那個顛沛流離的祖父。

大雨滂沱，氳氳的水霧裡，祖父模糊的身影潛身在漂滿綠萍的水塘，水塘的周圍，一棵棵椰樹、菠蘿蜜叢高聳蔽天，雨水從樹隙裡急瀉而下，淅瀝啦啦響著暴烈的節奏。祖父穿著皇軍制服，水潭外露出一雙驚惶的眼，隱藏



【短篇小說】

在帽沿下的那張臉卻是一團漆黑；遠處砲聲隆隆，閃電同火光交迸，照亮一潭詭異的顏色。火彈爆炸的瞬間，我看見祖父的四周，竟全是蜥蜴、蟒蛇和巨大獸骨堆積而成的屍骸……

五十年後，當父親已被生計折磨得一身狼狽，病奄奄地躺在臥榻之時，他再度跟我提起了那段逃亡的歷程。父親說，那天他一路從學甲出逃，走到腳底都磨出水泡了；卻還是不敢停下來。沿途，他悶著頭走，不敢和旁人打交道；卻也意外發現許多本地人同他一樣，攜家帶眷逃往高雄。當時他心裡就想，這真是場大災難啊！迫使這麼多人無家可歸。然而；好多年後他才發現，那些從台南、嘉義、屏東、澎湖等地遷徙的大動作，竟只是時代經濟轉型中，另一批「移民就工」的農、漁民潮而已。

父親說，後來，他在山裡躲得慌，食物也吃光了，再也耐不住煎熬。夜裡，他離開洞穴覓食，迎面卻撞見一對正在偷情的男女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剛剛那個滿身髒污的光頭少年，的確是我的父親呵。我原本恍惚以為：自己撞見的，是那個夢裡面目模糊、躲藏在南洋叢林裡，有著傳奇性悲愴一生的祖父呢。祖母經常抱怨：「你阿公是個沒路用的人吶！」，既不會做生意，又不懂得鑽營，一輩子看起來畏畏縮縮的，註定是要老死田墾的那種。

（我算一算，祖父的一輩子，也許僅只二十九個年頭而已呀！）

後來，祖母臨死前突然語重心長地說，消失在南洋，也是結束他一生最好的方式啊。至少，還撈個戰死沙場的光采。只是，我怎麼也無法想像：這樣一個畏縮猥瑣的祖父，如何能在潮溼多雨的南島匍匐前進，和我們所謂的英國、美國盟軍作戰？又如何能在那個充滿漆樹和菠蘿蜜、獸類橫行的蠻荒異境裡存活下來？更遑論還有槍林彈雨和連天的烽火……

倒是我父親，無緣無故捲入那血光之災，從此沾惹了一身晦氣。就像一



個打扮好準備要出遊的人，卻一腳踩在糞坑上，那一套白西裝從此就這樣束之高閣了。父親說，更慘的是：他腳上那些水泡，打從那時候起就沒有好過，母親發起癡來經常罵他：「哪有人傷口一年到頭都在擦藥，擦了幾十年還醫不好的？」

父親無奈地說，關於那偷歡的戲碼，當時他不甚了了，也沒心思觀看。他在意的只是時局平靖沒有？後面又有沒有追兵？然而，當白日太陽升起，他從山頂上往下眺望時，看見底下密密麻麻的城市樓宇、廠房煙囪，一片繁華盛世、和樂昇平的景象；才恍然大悟：一切都只是錯覺而已。

於是他壯著膽子下山，翻越鐵道循來路走回市區。市政府運作如常；愛河一帶也是遊人如織；火車站前僅僅多了許多衣衫襤褸的老弱殘兵，和來來往往運送物資的軍卡貨車而已。一切和從前沒有兩樣，過去混亂的時代結束了，而另一個新的時代正要開始，父親說，當時他狼狽地站在人來人往的旅客當中，再一次感覺到自己的愚蠢。

於是，父親再也不回老家了。他隱姓埋名，在哈瑪星渡船頭找了個炭行小弟的工作，從此在壽山腳下關門落戶。

幾年之後，當父親重回學甲，準備把祖母和幾個叔叔接到高雄時，祖母驚訝之餘，高興得從病床上爬出來迎接。她拜天跪地，直說是祖父的陰靈庇佑；來到高雄之後，卻又開始改口，幻想著：也許哪一天祖父也會奇蹟似地回來？

我記得小時候，祖母的兩眼已經看不見了，卻還是每天守在門口盼著。有時候祖母會要我推著她，走大老遠的路到渡船頭等祖父；等著等著，祖母會突然認真對我說：「政府若打回去大陸的時陣，你阿公就可以回來囉！」……

事後，證實祖母的想法只是一廂情願的幻影而已。而之後二十餘年的歷

史證明：父親當初所謂「和樂昇平」的景象也僅是另一種幻覺而已。二十餘年中，父親在壽山腳下結婚生子、從事燒炭的工作，復因經濟環境的變遷，改做水泥礦工和煉鋼工人，一輩子都為生計忙碌奔走，從未和政治或意識型態扯上關連。然而可笑的是：我現在反覆思量起來，父親之所以能逃過那個時代雷厲風行的白色恐怖，最大的原因，竟是由於他底層勞工的背景過於平凡吶……。

打從我有印象開始，父親就已是個畏畏縮縮的人了。他一輩子沒交過知心的朋友；不曾做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；每天放工回家只守著一瓶米酒，迷迷糊糊就把日子給混過去了。即使五十歲以後，由於失業的緣故，父親到外地當起流浪的建築工人；但遇到挫折時，他還像個小孩似的，不時要偷偷溜回家裡躲著。直到他離世之前，母親生氣時最常罵他的，總還是那句輕蔑的語氣：「哼！你這個無路用的腳屑！」

我記得小時候看過一張父親的照片，那是他在當採石工時一位姓杜的伯伯拍的（哦！他是父親的唯一的朋友嗎？但是後來為什麼也不再來往了？）。照片裡，父親袒胸露肚，泥黑著一張臉，工程帽底下是兩輪灰翳翳的眼白。忙碌的背景中，許多工人持十字鎬敲打著，卡車來去掀起迷霧般的煙塵；那龐大的打狗山，像一蛇巨大的陰影，正以一種不動明王的姿態，默默俯視著底下的一切。父親咧開了嘴，不知怎地笑得很尷尬。後來，病榻上的父親無意中看到這張相片，竟睜大了眼一躍而起，指著某處叢樹林的小黑點說：「啊！那就是我當時躲藏的洞穴呀！」

他的一生，竟被這樣的記憶給困住了……

我悚然憶起許多年前在三伯公的喪禮上，父親披麻帶孝宛如他的嫡子。送葬的隊伍嗚嗚齊奏，蜿蜒著繞過祖父的墳邊，來到對面的田壟；就在眾人撒嬌離去，冥紙紛飛的時刻，父親突然撲到墓前，老淚縱橫地說：「三伯啊！

我這世人，彼時陣歸、攪毀了了囉……」

蟬聲乍響，蟲噪唧唧。少年消逝的身影在草叢裡驚起一對飛鳥，宛如記憶的殘片四散紛飛。情急之餘，我顧不了女友的呼喊，拔腿便往父親的方向追去（事後女友說，那時我大概是中邪了）。我追進樹林，樹林裡杳無人跡；追過掛滿烈士遺照的忠烈祠，急促的腳步拍擊出空蕩的迴音；我追過服役時駐紮的南區司令部、追過那獸鳴戚戚的動物園……才回神，便發現失去了父親的蹤影；而自己卻站在山後「法鼓寺」的靈骨塔前。

早在父親離世之前，便囑咐我們要將他的屍骨帶回學甲安葬；後來還是母親嫌路途太遠，土葬又花費不貲，是以草草火化了事。如今，父親的骨灰靈位就供放在那高塔裡面啊。

魅影幢幢，記憶中那錯置如迷宮的羊腸小道，在千迴百轉的尋覓之下，竟給繞出了一方出口。就像一張長期被水漬泡爛的地圖，這樣東拼西湊的結果，意外地給還原了模糊的面貌。不！也許更像暗中摸象，燈光全亮的剎那，呈現在眼前的，竟是如此一副駭人的骨骸……

我記得美麗島抗議事件發生那時，我正好上國中，父親騎鐵馬大老遠地載我去買書包；卻不知什麼緣故被困在中山路圓環的人群裡。團團的拒馬和鐵蒺藜將幾條馬路圍成一個宛如獸欄的圈圈，群眾和憲警裡裡外外互相僵持、對峙著。我和父親在火把、釘靶和盾牌之間來回穿梭，卻一直找不到出路。

情境駭人。我緊緊拉著父親的衣角，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；卻依舊被大批推擠的人潮衝散。人縫裡，背後城市的高樓魅影幢幢，火光映得人臉扭曲變形。我看見父親的身影在人潮裡載沈載浮著，他的一雙手，還死命地護著那輛鐵馬。

突然間，前方殺聲四起。所有挨擠著的人們像一條河流般游動起來。奔



逃的、躲藏的、向前衝殺的、往後推促的……宛如一股洶湧的浪潮，不明所以地盤繞起來。父親顯然慌了，他望著我，沒命地往外推擠，卻一次又一次被漩渦一樣的人潮逼擠回來。時光彷彿靜止了，那喧騰的人聲宛如慢動作的抽格畫面，一點一滴淡出我的耳膜。就在那片空寂的畫面當中，我陡然看見父親扔下鐵馬，情急之下不知為何卻嚎出聲來，那聲音如此淒厲，以致於聽起來像是在呼喊。

我聽見父親竟然呼喊著：「我…我要去接我老爸啊……」

【短篇小說】